

你的暗恋最终表白了吗?

表白了。

我喜欢我哥哥，喜欢了很多年。

我哥哥陈知意是父母的骄傲，更是亲戚朋友口中「别人家的小孩」。他的性格温柔讨喜，学习成绩出众，是人人夸赞的对象。

可是只有我觉得，他有点精分，是两幅面孔。

一面的他乖巧，一面的他叛逆。妈妈说他只是内敛不爱说话，可我发觉他的沉默是一种偏激的阴鸷。

我和他不是打小儿一起长大的，我来这个家的那年，他才十六岁。

妈妈说我是超生的孩子，为了逃避计划生育，所以他们在我出生后，就把我送了出去。

我刚到家的那天，这个之前从未谋面的哥哥并没有给我留下好的印象。父母热情地介绍完我之后，哥哥陈知意瞥我一眼，径



直回了自己房间，半个字的招呼都没有打。

妈妈说他在生气，是吃醋家里忽然多了个妹妹。

我能理解的。毕竟谁也不喜欢自己拥有的东西被他人分享，更何况分享的是父母的爱。

家里房子不大，我被安排在陈知意屋子隔壁。这儿原是个储藏室，房间很小，唯一优点就是窗户朝东，早上应该会看到朝阳。

我在狭小的屋里整理好行李，纠结该不该出去帮妈妈做饭的时候，陈知意来敲门。

他端着一盘水果放在桌上，然后静静注视着我。

我挺不自在的，尴尬地笑了一下，磕磕巴巴地说：「哥哥。」

他没回应我，而是看了半晌后，看向我桌上的课本。

「你九年级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要考哪个学校？」

早听说陈知意是市实验中学的尖子生，我讨好地说：「想考实验中学.....难吗？」

他说话听不出情绪，轻飘飘的：「不知道，我保送的。」



「.....」

行，当我没问。

说实话，我不喜欢跟这个陌生的男生这么近。屋子原本就小，他又腿长胳膊长的，显得更加逼仄，令我压抑。

我找借口想出去：「我去帮妈做饭。」

「妈」这个字我念得极为含混，生怕陈知意听到后更加不开心。

「她一个人搞得定。」

「那我去摆放碗筷.....」

「也不需要。」陈知意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，低头觑着我，问道，「既然你回家了，是不是要改姓了？」

改姓???

我养父姓向，名字是他给取的，自然我也姓向。他是南方人，给我取了个单字为名，就一个「南」字。

其实我养父母对我很好，如果不是出现意外，他们在车祸中丧生，我可能会跟他们生活一辈子，永远都不会来到陈知意家。

没来由的，我有点怕陈知意。我声音很低，怯生生的：「没改。现在改名挺麻烦的，就.....」

陈知意好像挺在乎这个事儿：「那你改回来吧。既然你是我家的人，就要跟我家姓。」

「.....」

我不光怕陈知意，更对他有点儿无语。

小小年纪，搁这儿装霸总呢？还你家的人？有本事你家当年别抛弃我啊。

不过不满情绪我也就腹诽腹诽，不敢讲出来。

「你喜欢吃什么？」陈知意问。

「都行。」

「每个人的口味偏好不同，必然会对食物有不同的喜好。你总有最喜欢的。」

「爱吃.....甜食。蛋糕什么的，我比较喜欢。」

说话间，陈知意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我。他大概是在打量我胖不胖吧。

「那你平时有什么爱好？」

这个哥哥看起来很高冷，但是怎么问题这么多？来日方长，以后慢慢问不行吗？

有了前一个「都行」的教训，我只得认真回答：「爱好的话，看书，刷剧，偶尔会写写书法。额，也挺喜欢玩手游的，什么都玩儿。」

「你还会书法？」

「会一点儿。不过不会软笔，是硬笔书法。」

陈知意跟审犯人似的：「还有呢？平日去哪儿玩吗？」

「我比较宅，不出去。」

「朋友多吗？」

我绞着衣角，被问得快要额头生汗：「不多，一两个关系好的闺蜜。」

陈知意这次没再问旁的，而是顿了很久。我误以为他问完了，想着也问他点什么缓解尴尬时，他忽然说：「有男朋友吗？」

拜托大哥，有没有搞错，我十五岁都不到，谈什么男朋友？况且我就是谈，也不会直白地告诉你啊。

我摇头：「没有。」

「嗯。」他好似很满意这个答案，终于罢休，说：「一起去吃饭吧。」

可算解脱了。我在他转身出门的时候深深呼一口气，舒缓了下紧绷许久的筋骨。



他闻声回头，疑惑地看着我。

我连忙堆笑，打哈哈：「这个小房间挺热的哈。」

他看一眼：「明天叫爸爸给你装空调。」

「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挺暖和的，我喜欢，不用麻烦的。」

他驻足回身看我，与我的距离很近。

他的声音在我头顶上传来：「这是你自己的家，不要拘谨。你没有在麻烦他们，这是他们该做的。他们应当为你做任何事，因为这是他们欠你的。」

「我.....」我不知道如何应对他的这些话，慌里慌张抬头，看到爸爸碰巧端着菜从厨房出来，僵在原地。

陈知意随我一起看向爸爸，忽得笑了：「爸，你说是吧？」他笑的时候唇角弯弯，全然不似前一刻恨恨的样子。

「是是是。」爸爸疯狂点头。

「南南那个屋子太小了，和我换一下吧。」他朝厨房走去，跟妈妈说的话我全听在耳里，「妈，南南喜欢吃甜食，你之前不是有张楼下蛋糕店的会员卡吗，还在吗？」

我比在厨房门口的爸爸还僵。我这位哥哥变脸真快。

跟陈知意相处得久了，我确实能理解为什么父母乃至亲朋好友都喜欢他。他太会懂事儿了。

为什么说「会」？因为我觉得他的懂事是装的，是用来取悦父母的。

不过一开始，我们都理解错了陈知意。初次相见的冷场并非他吃醋我的到来，而是他对父母弃我这件事很有意见。

陈知意对我很好。

我考进实验中学之后，成了陈知意的学妹。离他的生活更近一些，听到的关于他的传闻也就更多，不过大多数都是对他的称赞。毕竟，学霸嘛，谁不夸？

也有他的「黑料」，说他性格不好，与人交往很是冷漠。更有传言说「陈知意有病」，还是从他绯闻女友那儿传来的。

有哪种病，不得而知。

自我来了后，陈知意晚间非要来我房间写作业，美其名曰房间大。房间是挺大，这不是拗不过他，和他换了屋子嘛。

有天他晚修回来，又来我房间。两人闷头写了一会儿，我有点用脑过度，忍不住和他闲聊：「哥哥，你早恋过吗？」

这个问题我想问挺久了。一来是陈知意的绯闻女友是校花，我实在好奇他们究竟有没有谈过；二来，我班上很多小姑娘喜欢陈知意，她们托我一定要打听一下这事儿。

他抬眸看了我一眼。

我还是有点畏惧他，瑟缩了下脖子笑笑：「额，我就是八卦一下，不问了，写作业写作业。」

他果然没回答我，睨我一眼，重新低头认真演算题目。

不理就不理呗，我也低头接着做自己的题。

我有个不好的习惯，思考的时候会咬指甲，停不下来。我正边咬指甲边想解题思路呢，觉得颈侧凉飕飕的。

缓缓抬头，冷不防地，看到陈知意深深看着我，好像还看了挺久。

我尴尬地放下手，为自己的傻样解释：「大夫说缺锌。」

陈知意不说话，眼都不带眨一下地盯着我。他眉骨高，鼻梁挺，显得倍儿有立体感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的眸光会变得深而邃，看人的时候挺唬人的。

我被看得发毛，不安地动动手指：「哥哥.....」

他忽然伸手攥住了我的手，紧紧包裹在他掌心里。他手劲儿忒大，捏得我发疼，却没有松开的意思。

他语气却是玩笑着的：「我看你不是缺锌，是缺心眼儿。」

我没被男孩子这样牵过，而且都谈不上牵。牵手至少是温柔的，可是陈知意弄疼了我。

然而我不敢抗拒，任由他攥着。

他放下另一手中的笔，靠过来：「向南，你耳朵红了。」

「我.....」

没有人可以把玩笑开得这么渗人，但是陈知意可以：「脸也红了。」

我的心脏怦怦跳，估计得炸了。

陈知意玩笑到底：「没早恋过，因为我有病。」

我倍感绝望。在学校叨咕他有病的是绯闻女友又不是我，跟我在哪儿耍什么疯？

他还挺委屈：「你就不问问我有什么病？」

有什么病是女友不能忍的？我忍不住往歪了想——不会是小小年纪就.....不行了吧？

那可真是难言之隐呢。

我揣着明白装糊涂：「什么病？」

我还不信陈知意能直接对我说他丧失了男人雄风。

捏着我手的五指收紧，陈知意幽幽的：「你跟我谈谈不就知道了？」

「啊？谈什么？」

陈知意看着我，没解释。

明白他意思的瞬间，我脑袋轰然一下。他真真实实地吓到了我。如果不是父母睡了，我会骂出来。

他竟然让我和他谈恋爱.....

「算了，没意思。」他放开我。

我以为他会收拾东西回隔壁小屋，没想到他面不改色地重新拿起笔，接着写起作业来。

我愣着半天不知道做何反应，只有他风轻云淡地说：「南南，如果你不是我妹妹，我就追你。」

他说完了重新抬头，换上他平日里最常用的乖巧模样，温和浅笑：「开玩笑的，哥哥一直是你哥哥，会一辈子保护你的。」

我头昏脑涨，辨不出来他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。

写完作业，他收拾东西回自己屋，站起来摸我的额顶：「晚安小姑娘。」

我声线艰涩，给吓得：「晚安。」

这一晚，我失眠了。在被窝里翻来覆去想陈知意冷冷开玩笑的样子，想了很久，也想不出他这么做的缘由。



陈知意说自己有病的时候，我莫名觉得他不是自嘲，而是在承认这件事。

他不会真的.....不行吧？

那可苦了未来的嫂子了。凌晨迷迷糊糊睡着时，我又想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正常的生理需求，能不能生孩子，能不能过夫妻生活.....

梦境渐深，我想得越离谱。

不知是想的还是梦的，我隐约见到了陈知意那种的样子。

他的手很凉，跟攥着我手时一个温度。

他凝眉望向我，眼里水波盈盈的：「南南，如果你不是我的妹妹，我就追你。」

他俯身吻我，在我看到他唇落下来的瞬间，我猛地惊醒，吓出了一身汗。

外面虫鸣鸟啾，天都快亮了。

我听见妈妈在厨房煎蛋的声音，而后听到陈知意走过来的脚步声。

他敲我房门，伪装父母乐于见到的好儿子形象：「南南，起床。再睡要迟到了。」

恐怕十几年来，这是我最羞耻的事情——梦到自己在和亲哥哥.....

也是从这之后，我没法再堂堂正正直视陈知意，而且越发离谱的是，我比往日更留意他了。

他每晚睡前会按时洗澡，浴室的水哗哗响，我在被窝里闷着头，觉得心烦意乱。我撞见过陈知意光膀子，他是标准地穿衣显瘦脱衣有肉，身材线条很好。

不小心在浴室门口撞了个满怀，我撒丫子逃离，狼狈不堪。

因为见过，所以忍不住胡思乱想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完完整整梦到了陈知意。醒来后，我浑身的不自在。

而这时的陈知意正在专心备战高考，他永远都不会懂我的这些腌臢心思。

.....

高考对陈知意是一种解放，却是我苦逼生活的到来。

陈知意毕业后，我成了家里的第二个高三生。

学校管得很严，假期补课，而且晚修要上到十一点才结束。回家的路很安全，而且同伴很多，但是陈知意执意要每晚接我。

小区外有条小路，是唯一没有灯的一段路。



就是在这段路上，陈知意彻底打破了我对他的敬——妹妹对哥哥的尊重。

那天赶得不巧，陈知意来接我时，我同桌也在。她是个嘴快的，全然没看到陈知意，跟我分别时多嘴：「向南，你真不答应学委的追求啊他很喜欢你的。」

「.....」我瞥了眼陈知意。

陈知意在路灯下站着，不作言语。

我三言两语打发了同桌，上前对陈知意道：「走吧。」

他没说话也没点头，一声不吭地走在我身侧。凭借我对他的了解，我知道他又不对劲。我觉得他不光那方面有病，精神也有病，时不常就分裂了。

通常这个时候，我得费尽全力讨好他，他才能勉强露出个笑脸。

我只得硬着头皮尬聊：「哥哥，你们之前这个时候，会开始半月考吗？我们要半月考，每两周一次，好烦啊。考考考，压力真大。」

他沉默不语。

「哥哥，你们当时年纪第一，能甩出第二多少分？」

他依旧不说话。

「我们这次第一名很离谱，一个男生，黑马，直接杀最前头，超出第二名四十分。」

我自顾自地聊一路，在无灯的小路上，陈知意忽然驻足：「你对男生很关心？」

「啊？」

「你周围男生很多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我看不清陈知意的脸，但是听得出他语气冰冷渗人。

「你很喜欢观察男人嘛？」他逼着我也不得不停下脚步，「还是说你也跟楼下的小母猫一样，在思春？」

「.....」我瞬间被惹毛，压抑了很久的怒火彻底爆发，「陈知意，你他妈有病吧？！」

这人说出口的话怎么这么不中听。

「对，我有病，我很早就给你说过。」没想到陈知意没觉得我是在骂他，而是接着我的话茬往下说，「我神经病，我变态，我心理有问题。」

「.....」

「我有病很久了，治不好，我也不想治。」

我吓呆了，木木地看着黑暗中的他。

他很少在乖张时说这么多的话：「我不喜欢与人交往，我也不喜欢有朋友。父母看到的乖孩子形象，只是我伪装出来的，因为这样会减少很多麻烦。你们看到的都是假的，我很专断，也很自私，我喜欢独占自己的东西，喜欢完全占有的感觉。向南，这种感觉你懂吗？」

我自然不懂。为什么做个好孩子还要伪装？

「你不理解，那我说给你听。幼儿园的时候，爸爸给我买了一只很可爱的毛绒小熊，我每晚抱着睡，很喜欢。可是有一天，家里来了亲戚家的小孩，他趁我不留心动了我的小熊。」陈知意艰涩地笑了一下，「只是轻轻摸了一下。可是就是这一下，令我无比厌烦。小孩走了后，我哭了很久。爸爸妈妈不理解我为什么哭，斥责了我。」

陈知意语气淡淡的，跟我回忆往事：「那晚，我没有再抱我的小熊入睡，而是毁了它。我用剪刀挑开了它的心脏，掏出了丝绵，而后把它的衣服都剪成了碎片。我很恨，我的东西，为什么要被别人弄脏？」

夏天的夜晚不算冷，听完陈知意这番话，我却莫名后背生寒。而他的下一句，霎时把我推入冰窖——

他说：「南南，你就是我的小熊。我恨爸爸妈妈把你送给别人。」

小区里的灯光隐约照亮这段小路，如果不是陈知意在这样微弱的光线下看着我，我会捂着嘴巴惊叫出来。

他就是个变态。

他似乎是意识到吓着我了，语气缓和下来，有了温度：「不过我不会伤害你，我会保护你，会一直保护。因为你是我的妹妹。」

「妹妹」二字被他咬得极重，压抑着不甘似的。

「南南，哥哥会保护你，我们永不分开好不好？」

我害怕陈知意，更害怕他此刻的态度。我尝试着劝诫：「可是总要分开的，等我们长大，会各自组建家庭.....」

「不可以！」他猛地提高了声音，「我不会娶别人，你也不许嫁给别人。」

他想伸手抱我，抬手时犹豫了一下，改捏着我的肩膀。他天生体寒，一年四季手指都是冰凉的，隔着单薄的校服，我能感知他指尖的寒意。

「你是我的。」他重重吞咽，下决心一般，「你想要的什么，我都给你。别的男生能给你的，我同样能给。我会认真爱你，将来会赚钱养你，会让你过得快乐，让你不会再经历被丢弃的痛苦。如果.....」

陈知意少见地磕巴：「如果你需要男人.....我也可以。」他忍不住抱我，双臂箍紧，「我会满足你。」

「陈知意，你疯了。」我原本只是红着眼，现下他抱着我，我彻彻底底哭出了声，「你放开我。你就是个疯子。」

他抱着我不撒手，下巴搁在我头顶上硬声说：「别动。」

语气不容反驳，我僵着不敢乱动。

陈知意微微弯了腰，唇角摩挲我的耳鬓：「南南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我从没有这样喜欢和在意过一个人。」

我以为按照陈知意的性子，他会抱很久。没想到只是短暂的一会儿，他便放开了我。

夜风微凉，吹在他吻过的耳边带着夏日罕见的冷意。我冷不丁地打了个冷战，不知说些什么。

我总不能也像他这样任性妄为，告诉他我也梦到过你，我也对你有过不好的念想。

陈知意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呼出来后，说：「如果你不是我的妹妹，那该多好。」

他声音浅浅，带着微不可闻的鼻音：「南南，我想吻你。」

偏激过后的他变得柔软，说话间显露出平日里的温柔，而且这种温柔异常真诚，不似在伪装。

一辆从小区驶出的汽车拐弯，车灯打亮周遭。我抬头看陈知意，摇头：「不要。」

车灯转瞬即逝，陈知意一双明媚的眼也随着光线一同消失于黑暗。明灭间，我分明看到他眼泛泪光。

也许正是血脉相连，我蓦地心疼。

「哥哥。」我与他相对而立，拥抱过后就半臂的距离。

我走过去牵他的手，轻轻地，像一个妹妹对哥哥的依恋那样：「会好起来的。未来你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，我相信那个人更值得你爱。」

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牵陈知意的手，包裹他的手指给他暖着。

他乖乖地跟着我走，许久后，在我身侧喃声：「可是小熊被撕毁后，我再也没有买过新的小熊了。因为，她们都不是我的小熊。」

陈知意如意料之中那样，考去了某名牌大学，而我也在第二年参加高考，去了所自己还算心仪的学校。

我很少回家，一是我原本跟父母就不是很相熟，见面很拘谨；二是我避着陈知意。

陈知意是个执拗性子，三四年来，坚持对我嘘寒问暖，虽不怎么见面，但是从未在我的生活里消失。

大到工作就业，小到食堂米饭涨价，他都要跟我分享。

他依旧会在生活中表现出两副性格，一个温和谦让，一个偏执冷傲。时间久了，其实哪一个我都能接受。

因为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在长久的相处中，在他对我关怀里，我也喜欢上了他，是那种远胜于兄妹的情感。

他因为温和乖巧被大众所爱，而偏执的那一个他，只被我熟知。

我在替他守着这个秘密，也在一并守着自己的秘密。

大四那年，我家出了点事。不是陈家，是向家。

我养父母家不算很有钱，名下财产不多，只有一套老房子因为地段不错，勉强算得上是一笔资产。

他们去世后，我忙于高考、读大学，一直没在意房子的归属。加之小地方管理也不是很完善，所以这事儿一度被搁置。

因为房子起的争端不小，不过说来说去都是家丑——我向家的伯伯想占为己有。

陈家爸爸妈妈觉得房子应该归我，而向家叔父则认为我不是亲生女儿，想方设法地阻拦我，不惜闹得沸沸扬扬。

法律上简单明了的东西，但是在这个缺乏法律常识的小地方就说不清了。

在老房子的客厅里，一伙人吵得不可开交。陈知意也在，专程请假从外地回来，就怕我被欺负了似的。

养父母去世后，我很少再回家。比起陈家，其实我更认同自己住了十几年的向家，我也更认同养父母为父母。

客厅争吵声不断，我听得心烦，起身悄悄躲回自己之前起居的小屋。

小小的卧室没有陈知意给我的卧房大，可是我无比熟悉。屋里因为长久不住人，有很浓的尘埃味，墙壁冰冷，整个屋子透着凉意。

书架和书桌上的东西已经被搬去了陈家，屋里空荡荡的。我越看鼻腔越涩，加之门外的争吵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我想爸爸妈妈。

陈知意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拧鼻涕，狼狈不堪。

他还是跟当年一样，进门后不打招呼也不说话，而是轻轻反手关门。

我不好意思抬头，啜泣了两声忍住了眼泪。

「房子不会被夺走的。按继承顺序，也该是你。」他安慰我。

我闷声没说话。我哭的不是房子，我只是想我的爸爸妈妈。

陈知意挨着我坐下来，十指交握，拧巴了一会儿，说：「南南，别怕，哥哥在的。」

「嗯。」我低头，也像他一样对自己的手指过不去，交握着指头揉搓，骨节都被搓红了。

他看了会儿我，伸手覆上我的手，把我两只手都包在他的掌心下。

五六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在卧房写作业时，他牵过我的手。时间过去很久，我却始终记得他掌心的温度。

冰凉如他，也许不够温暖，但是很有力道，使我心安。

「想他们了？」

我吧嗒落泪：「嗯。」

「抱一下？」他紧挨着我，松开手张开双臂。

我太需要安慰了，很没出息地投进了他的怀抱。

我和陈知意也有过短暂的拥抱。他高考后的那个夏夜，流萤逐光，他在黑暗里小心翼翼地拥抱我。

我们就像彼此生命里的一道流萤，微弱地亮了那么一瞬间，而后隐匿于黑夜，连同那些讲不出口的爱意，也一并隐藏。

我后来很怀念那个拥抱，数度回忆陈知意的话——如果我们不是兄妹，那该多好。

脸埋在他胸膛上，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也不管鼻涕眼泪弄脏他的衣服。

陈知意轻柔地抚着我的背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也不说多余的话。最好别说话吧，这一刻，我才能真切感知到他是我的哥

哥，是我唯一最牵挂的亲人。

我哭了挺久，哭声都哑了，客厅的争吵还没结束。

我听见陈爸爸在据理力争，条条理由说得向伯伯无法反驳。

陈知意察觉我的情绪好了点儿，伸手摸我的脸，给我擦眼泪。多年不见，他变得比少年时更加温和，那种偏执也藏得更深，近乎察觉不见。

「南南，你把我的衣服擦脏了。」他笑道。

我抽抽搭搭：「我回家给你洗。」

「我今晚就走了。来不及。」

我从他怀里抬头，有点儿懵：「这么快？」

「我原本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现在看来，爸爸能处理好，而且你看，他不是……」

「啪」的一声，客厅里有什么东西破碎，尖锐的声音打断了陈知意的话。

我和他迅速起身，准备去看看客厅什么情况时，向家婶婶高声嚷道：「老陈你什么意思，你还真把那野丫头当你女儿了？你也就哄哄外人。」

我搭在门把手上的手一顿，惊愕地看向陈知意。

陈知意比我更惊讶，同样看向我。不过他比我理智，在我想冲出去的时候，他轻轻摇头，拦我。

陈爸爸似乎很急：「你别胡说！」

向家婶婶不罢休：「向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，谁不知道向南是从外面捡回来的？连爹妈是谁都不知道，本身就是有人生没人养的孩子。向家把她养十四五岁，仁至义尽了。现在还想要房子是不是？」

向伯伯帮腔：「对啊老陈，我们老向家，乃至我三弟夫妻俩，对这个孩子能做的都做了，够仁义了。你人心好，当年收养她，还非要编个什么计划生育超生弃养的故事来打消那孩子的顾虑，我们感激。你跟老三关系好，唱什么托孤的戏码，我们也感动。可是现在，她真的没资格来争房子。你说但凡她真是你老陈的亲闺女，我也就把房子给你了。」

我等着陈爸爸往下说，无比期许他会说：「南南就是我亲闺女。」

一秒钟长过一世纪，陈爸爸迟迟不开口。

许久后，说话的是陈妈妈。她的声音强势：「是不是亲的，我们都当亲的养，你管不着。我们现在认定了就是要房子，这合该是我们南南的。也别说我家贪钱，我就是为我闺女争这口气。房子将来陈家不留，是南南的嫁妆，是她自己的东西。她拿去卖还是拿去租，都与你向老二没关系。」

陈妈妈说话急，语气很不善，彻底惹恼了向伯伯。

「还嫁妆？我看你是想留给自己吧？亲闺女？说出去不害臊，八成当年收养也是为了养个童养媳，过两年转头把那野丫头许配给自己的儿子，彩礼嫁妆都是你的。算得门儿清。」

.....

客厅里彻底吵成了一团，而我更乱。

我冲出卧房门，一屋子人怔愣下来，齐刷刷地看着我。我什么也顾不上，只转头问爸爸：「我是不是你亲生的？」

身后陈知意跟着我出门，像个守护神一样守在我身侧。

我嗫嚅着：「爸爸，我想听实话。」

陈爸爸哽咽，垂下眼去：「南南，血缘不重要.....」

屋里七嘴八舌再起争议，我一句也听不到了。转头去看，隔着泪光看到供桌上摆放着我养父母的照片，笑得和蔼。

我不知自己该喜该悲，只哭得停不下来。

.....

我回学校后，向家伯伯还是闹个不停。而我一面忙着处理家事，一面忙着找工作，焦头烂额。

陈知意来我学校找我的时候，是个春天。北方春来得晚，三月间还冷飕飕的，不过校园里的樱花已悄然开满了整个大道。

他来得很突然，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已经在学校了。

天气不好，下了两天的雨。我因为惰性，没去参加招聘会，窝在宿舍里查资料改论文。

「南南，你猜我在哪儿？」

「哪儿？」我随口问道。

他打的是视频电话，镜头切换，切到了我们宿舍楼下。宿舍楼下的那棵樱花树我太熟悉了，而他站在樱花树下等我。

我趿拉着鞋跑出去，快跑出楼道的时候猛刹车，忖了：「哥哥，你等会儿，我化个妆。」

「行。」听筒里他的声音轻快，「不过你什么样子我没见过？多此一举。」

我不理他，回头扎进宿舍，仔仔细细地撸了个妆，还用心地穿了小裙子。

室友笑我：「谁呀？跟见男朋友似的。」

我把趿拉的帆布鞋换成淑女的单鞋，轻盈地跃出门：「去见比男朋友还亲的人。」

门口，陈知意站着，身姿傲人，引来不少来往的人注意。

自从房子争端的事儿后，我与他没再见过。身世地揭开减少了许多我和他的隔阂，那些藏匿于我和他之间的暗流在慢慢涌动



出水面。

他见到我，招手：「南南。」

他还是跟别人不太一样。别人对于重逢这件事总是很热情，会把喜悦洋溢在脸上，而他冷冰冰的，只恰到好处地保持着一丝不那么令人尴尬的温和。

我走过去，小声问他：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调休，想来看你。」

「哦，那.....我们去哪儿？」

他低头，微微侧着脑袋，询问似的：「你说去哪儿？」说完后莞尔，「随便走走吧，你们学校挺美的。」

大概是小时候挺怕他，所以长大了也有点畏惧，会莫名尊崇他说的话。

他伸手牵我，漫无目的地走在校园里。

樱花大道落英缤纷，很是美丽。

雨淅淅沥沥再次下了起来，我从包里找出伞，打开准备给他打在头上时，陈知意接了过去：「我来。」

我笑起来：「因为你要保护我，所以要给我打伞吗？」

陈知意说话不留情面：「因为你矮，举着费劲。」



「.....」

我吃瘪，闷了小半会儿后，听到陈知意说：「打伞就是保护吗？」

「是呀。」

陈知意笑笑：「那还挺简单的。」

「不然你以为呢？」

「我以为，是那种倾尽所有的守护才算真正的保护。哪怕是付出性命，也是应该的，也是我甘心的。」

我停下脚步，牵着他的衣袖迫使他也停下来。

我勇敢了一次，直视进他的眼睛：「陈知意，我不要你的性命，你别把自己说得这么凛然。」

「那你要什么？」陈知意认真地看着我，「我都给你。」

他挺高的，我昂着脖子，昂了挺久后后脖颈酸疼。

我问：「我还是你的小熊吗？」

陈知意很意外：「是。一直都是。一辈子都是。」

我重新牵他的手，手指探进他的掌心。我们牵过数次，只有这次十指相扣。

「我有个秘密，关于你的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我踮起脚尖，靠近他一点儿：「你吻我一下，我就给你看。」

离得近，我分明看到陈知意喉尖轻动，唇瓣也紧张地微微开合。他眼里的光很亮，跟那个夏夜时的一样。

「南南……」他轻叫我的名字，而后低头吻住了我。

我伸手抱住他，紧紧相拥。

我拥抱的，是我的春天。

吻毕，我更加大胆，伸手捏他挺翘的鼻梁：「那个夜晚欠你的吻，还给你。讨不到甜头就哭鼻子的小屁孩。」

陈知意先羞后怒，可惜怒气压不住羞涩。

他急巴巴的：「谁是哭鼻子的小屁孩？！」

「你呀。」我甩手朝前走，额顶落下丝丝缕缕的春雨，格外清凉。「别否认，那晚我看到你哭鼻子了。」

陈知意不肯承认，追上来岔开话题：「秘密呢？」

「想知道啊？」

「嗯。」



「那带我去你住的地方。」

.....

酒店里，窗帘紧闭，在我的要求下，灯光也打到了最暗。如果这个秘密不是用来看的，那我一定会要求把灯关掉。

陈知意坐在床边，安分乖巧倒像个呆瓜。

我深呼一口气，开始解自己的衣服。

解开衬衫领口的扣子，解到胸口时，陈知意已一脸惊讶。他可能没料到我这个「妹妹」要给他看的秘密这么大尺度。

胸口的扣子打开，我害羞地用手挡了挡。

陈知意放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动了动，指尖蜷缩攥紧，叫我名字：「南南。」

我没有再解下去，而是转身背对着他。

领口放低，我拉扯下去，确保完全露出肩胛骨。

随着我的动作，饶是装惯了乖孩子，从不说脏话的陈知意也说了句「卧槽。」

我知道他在惊呼什么。

我的蝴蝶骨之间的脊椎上，纹有他的名字。名字字体是我写的，是我擅长的硬笔书法，有点儿偏瘦金体。

我听到他站了起来，慢慢靠近我。

冰凉的指尖触摸上我的脊骨，他声线涩涩的：「南南，你什么时候弄的？」

「发现自己忘不了你的时候，就去弄了。」

我在他的触摸里微微激灵，觉得这么回答挺矫情，说实话：「上大学不久就纹了，不敢告诉爸爸妈妈.....也不敢告诉你。」

我喋喋不休地掩饰羞耻：「你名字的笔画可真多，纹的时候好疼好疼的。」

陈知意许久没有说话，手也停在我的皮肤上不再动。

我自顾自言：「你不是说，你喜欢独占吗？那我把你的名字纹在我身上，相当于就是签了字盖了戳，以后，我就是你一个人的了。」

冰凉的触感消失，下一刻，我被陈知意拉进他的怀抱，强压着倒进床里。

他近乎咬牙：「向南，我没有哪一刻不想着能如现在这样彻底拥有你。从十六岁到如今，我没断过这样的念头。」

他沉声道：「很多孤独的夜晚，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呢？」

我说不出口，唇边挂着清凌凌的口水。

他自问自答般地说给我听：「我想的是你各种样子，可爱的、温柔的、娇羞的、奔放的.....你的每一个样子，我都想遍了。」

他的话冰凉，和他手指一个温度：「南南，你是我的了。」

.....

第二天早上。

陈知意不在屋里，窗帘开个缝隙，风从半开的窗户里吹进来，带着雨的清凉味。我转过身，看到我枕边放着一只可爱的泰迪熊，憨憨的，大小抱在怀里刚刚好。

应该是陈知意清晨出门买的。

我笑起来，把它搂在怀中。

再度迷迷糊糊睡过去的时候，我听到门被打开，陈知意轻手轻脚地进门。

他也许是看我睡了，不好意思打扰我，只伏在床边静静地不说话。他离我很近，我能感觉到他呼吸吹在我脸上。

看到我怀里的小熊时，他很开心，小心摸我鬓角的发，低声问：「南南，你醒了吗？」

我哼唧一声，不想说话。

他笑得很开心：「我知道你醒了。笨蛋，你睫毛在动。」

我无奈睁眼，看到他的大脸怼着我。

我推他：「陈知意你离我远点儿，这样你会看到我眼屎的。」

他咯咯笑，凑过来吻我额顶：「在家时见得少吗？」

我不理他，抱着小熊转身。

「未来还会见一辈子呢，不怕。」他笑得更开心。

窗帘轻动，春风徐徐，而我困意全无。我头次听到陈知意这样的笑声，爽朗又干净。我的小熊回来了，他很开心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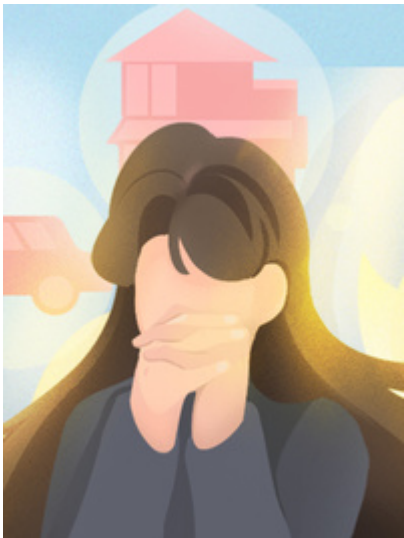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小熊回来了。

(本文又名：南风知我意)

该盐选专栏共 16 章，93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

盐选专栏

白日梦工厂：我只在乎你

阿焉 等

共 16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90~~

编辑于 03-22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